



长篇报告文学

★历史视角
★战略眼光
★文学手笔
★哲学思考

The Moaning Drina
-A Reportage on the
Bloody War in Bosnia-
Hercegovina

■方明 一泉 超金 / 著

■改革出版社

波黑血战实录

呻吟的德里纳河

呜咽的德里纳河

——波黑血战实录

方明 一泉 超金 著

改革出版社

199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呜咽的德里纳河——波黑血战实录/陈方明等著·—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4

ISBN 7-80072-697-5

I. 呜… II. 陈… III. 报告文学—中国—现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279 号

呜咽的德里纳河

——波黑血战实录

方明、一泉、超金 著

策划:宝和

责任印制:高金利

改革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23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1/32 12.25 印张 290 千字

印数:1—20000 册

ISBN 7-80072-697-5/E · 002

定价:15.00 元

目 录

序 章 喋血婚礼	(1)
第一章 欧洲的火药桶	(5)
1 巴尔干的新移民	(5)
2 永远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6)
3 “克奸”帕韦里奇埋下祸根	(8)
第二章 告别温馨的“混合家庭”	(12)
1 铁托建立的丰碑	(12)
2 权力大撒把:一条自毁的路	(13)
3 无舵手八人划艇	(16)
4 无限期休会	(17)
5 马尔科维奇说:“要为统一而战!”	(18)
6 末代联邦元首	(22)
7 德国人又来了!	(24)
第三章 战争列车加油站:波黑独立	(28)
1 民族矛盾集散地	(28)
2 伊泽特贝戈维奇梦想成真	(29)
3 坚守“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堡垒”	(31)
4 西方大国的鹅毛扇	(35)

第四章 血统·血战	(39)
1 兄弟阋墙	(39)
2 过战争瘾的雇佣军	(41)
3 一位女孩的日记	(43)
4 死亡集中营	(45)
5 一对新婚夫妇的遭遇	(47)
第五章 阴霾笼罩白色城堡	(49)
1 联合国连发三道制裁令	(49)
第一道令牌：经济制裁，外交孤立	(49)
第二道令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56)
第三道令牌：广泛经济制裁	(58)
2 苦难正未有穷期	(62)
第六章 和谈到哪算一站	(68)
1 混战硝烟弥漫巴尔干	(68)
2 日内瓦和谈一波三折	(69)
3 纽约和谈前景黯淡	(79)
4 白宫提出六点计划	(80)
5 万斯—欧文计划流产	(82)
6 五国联合行动计划	(85)
7 欧文—斯托尔滕贝格计划	(87)
第七章 维和路漫漫	(90)
1 南比亚尔将军	(90)
2 司令交椅坐不热	(96)

3	维和军中的妞儿们	(98)
4	蓝盔的困惑	(101)

第八章 北约首开杀戒.....(103)

1	马尔卡莱露天市场惨案	(103)
2	通牒萨拉热窝幽灵	(108)
3	美俄总统热线死机	(116)
4	调查无头案	(120)
5	俄罗斯穿梭	(122)
6	北约搁置空袭方案	(127)
7	首开杀戒	(134)

第九章 从戈拉日代打到比哈奇.....(143)

1	戈拉日代：联合国走麦城	(143)
2	再次流产的和平方案	(147)
3	克里斯托弗的新招术	(149)
4	塞、穆逐鹿比哈奇	(152)
5	卡特出马：再造一个停火协议	(154)

第十章 北约大空袭.....(156)

1	明石康穿越死亡	(156)
2	马耶维察之战	(159)
3	克军的闪电行动	(163)
4	北约空袭塞族弹药库	(168)
5	卡拉季奇再用人质盾牌	(170)
6	奥格雷迪还活着	(176)

第十一章 '95之夏大血战	(187)
1 克、穆联军再试身手	(187)
2 塞军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	(190)
3 山林道上的死亡行军	(193)
4 热帕：又一个安全区的陷落	(197)
5 快反部队在行动	..	(203)
6 比哈奇告急	(205)
7 塞族高层起内哄	(208)
8 血战克拉伊纳	(211)
第十二章 精选部队行动	(221)
1 北约孤注一掷	(221)
2 疯狂的日程安排	(223)
3 法国飞行员神秘失踪	(225)
4 欧盟官员死而复生	(230)
5 “隐形鸟”风波	(231)
6 北约武器试验场	(233)
7 明石康惜别萨拉热窝	(236)
第十三章 中国记者在波黑	(240)
1 新华社记者闯荡波黑	(240)
2 《人民日报》记者的波黑孤旅	(248)
3 卡拉季奇走进中国电视	(252)
第十四章 远离尘嚣的代顿谈判	(257)
1 开幕式：没有笑容的握手	(257)
2 恐惧与利益的结盟	(261)

3	东斯洛文尼亚地位在纸上获解决	(262)
4	选择和平与战争的时刻已经来临	(268)
5	草签和约	(273)
6	代顿天秤	(276)
7	再造一个《巴黎和约》	(281)
第十五章 4104计划		(287)
1	出台内幕	(287)
2	美国出兵波黑：决策拉锯战	(290)
3	俄罗斯：决不围着北约的指挥棒转	(300)
4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305)
5	朱尔万将军发布进军令	(307)
6	IFOR进驻波黑	(312)
第十六章 战争和平最新启示.....		(321)
附 件：		(327)
一	前南斯拉夫地区示意图	(327)
二	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概况图	(328)
三	1995年8月克拉伊纳大战示意图	(329)
四	联合国驻波黑维和部队部署图	(330)
五	波黑内战形势图	(331)
六	北约领导的波黑和平协议“实施部队”部署图	(332)
七	波黑战争中的主要人物表	(333)
八	波黑战争大事记	(340)
后 记		(385)

序 章 噗血婚礼

发源于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北麓、纵贯前南斯拉夫所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①全境的德里纳河，是一条美丽的河流。河水碧绿清澈，涛声阵阵，穿越险峰绝壁，不知疲倦地奔向它的归宿——北方的萨瓦河，最后汇入多瑙河、汇入黑海。

这是一条不寻常的河流。它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亲眼目睹了波黑乃至整个南斯拉夫近 500 多年的风云变幻，不停地洗刷着民族的耻辱，呼唤着两岸的和平。

1961 年，瑞典皇家学院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这位前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曾经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法西斯浴血奋战过的波斯尼亚族人，由于他的长篇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等作品“以史诗般的力量，从其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并描绘人的命运”，展示了他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450 多年的苦难与抗争的历史而获此殊荣，并把这一殊荣带给了他的祖国，也带给了德里纳河。

安德里奇获奖后，波黑乃至整个南斯拉夫，平静了近半个世纪。这期间，德里纳河一直在恬静地流淌着，用它的乳汁，无私地滋

①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简称“波黑共和国”或“波黑”。——作者注。

润着两岸的土地，养育着那里的人们。

进入本世纪末，德里纳河未曾想到又一次笼罩在战火的硝烟之中，河上漂浮着尸体，河水再度被染红，散发着血腥的气味，它痛哭、呜咽，重新诉说着民族的苦难……

时光重新回到公元1992年3月1日。

位于亚得里亚海东岸、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南斯拉夫联邦所属波黑共和国的首府萨拉热窝，仍旧被冰雪覆盖着。冰雪曾经给这座享有“欧洲的罗马”、“穆斯林的都城”之称的古城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等民族的人们，带去过许多荣誉和欢乐。1984年2月的第14届冬季奥运会曾在这里举行，对那次体育盛会，居民们总是津津乐道，引以为豪。冰雪运动，成了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然而今天，他们却没有心思再去溜冰、滑雪了。这天，萨拉热窝成了一座冰窖，寒气直往人的骨头里钻，人们一个个缩着肩膀，铁青着脸，守候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等待着共和国全民公决的揭晓。

在这之前，邻近波黑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脱离南斯拉夫。于是，是否独立的问题，摆在了波黑共和国面前，并在波黑联合执政的三大民族政党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代表占波黑人口44%的穆斯林利益的执政党民主行动党，坚持脱离南联邦自立门户；代表波黑人口31%的塞尔维亚民主党则坚决反对波黑独立，主张按民族实行地区自治；而代表波黑人口17%的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则要求波黑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域同近邻克罗地亚共和国合并。三方唇枪舌剑，相持不下，于是决定进行全民公决，并于3月1日公布公决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一起和睦相处了近半个世纪的萨

拉热窝人，似乎一夜之间变了脸，从一早开始，整座城市就笼罩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之中。

但也有例外。

这天上午，萨拉热窝市巴什查尔希亚一所东正教教堂里，充满着祥和的气氛。一对塞尔维亚族青年男女的婚礼正在这里举行。他们互换戒指、互相发誓忠于对方、白头偕老，并接受了主教的祝福。参加婚礼的亲友们挤满了教堂，大家簇拥着新人，脸上荡漾着圣洁的光芒。

婚礼就要结束了。漂亮的新娘挽起了英俊的新郎的臂膀，一双新人面带掩饰不住的微笑，在众人柔和的目光里，缓缓向教堂门口走去，去迎接他们渴望已久的新的生活。

突然，教堂外传来了急剧的枪声、爆炸声。新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新郎的父亲和其他一些亲友却倒进了血泊之中。

大家愕然了。空气凝固了。

“上帝呀！这是为什么啊？！”撕肝裂胆的哭喊声连成一片，教堂内外一片混乱。

婚礼变成了血染教堂的惨案、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波黑战争的直接导火索。

血案发生后，波黑境内的塞族人群情激愤，一致认为这是穆族人所为，要向穆族人讨还血债。族人的情绪，强烈地感染了他们的领头人——波黑塞尔维亚民主党主席拉多万·卡拉季奇。这位多年来一向兢兢业业地从事治病救人这一崇高的人道主义职业的心理医生，两眼冒火，本来就已花白的蓬松头发更加凌乱。1990年7月波黑塞族民主党成立、他被推举为主席以来，他一再表示，他的党坚决主张实行联邦制，反对波黑独立，态度十分坚决。

他的想法在这桩血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付诸了行动。他把他的主要干将召集在一起，宣布成立“波黑塞尔维亚人民危急司令部”，

号召波黑塞族人拿起武器,为生存而战!第二天,他愤怒地向新闻界宣布:“这是一桩政治谋杀事件!事实表明,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独立的波黑,我们塞族人就会失去自由,所以,我们决不接受任何独立的波黑!”

对卡拉季奇的言行,波黑穆、克两族迅速作出了反应。塞、穆、克三族立即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从那以后,整个波黑、整个南斯拉夫炮火连天,迅速卷入了历时四年的战争旋涡:联合国的经济制裁,遏制不住南人民军和塞族武装的攻势;维持和平部队,纷纷成了波黑冲突各方的人质;北约的轮番空袭,扑不灭蔓延的战火;数十次的和谈,接下来又是数十次的战役:戈拉日代、热帕、克拉伊纳、东斯拉沃尼亚……一座座城市里,一片片沃土上,同胞反目,血光冲天,饿殍遍野,难民如潮……

这是本世纪末欧洲最残酷、最复杂、对世界震荡最大的一场战争,一场不该发生而又必然发生、今后绝不允许而又很难保证不再发生的战争!

为了警示人类,维护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让我们一起沿着历史的足迹,重新目睹一遍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再经受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一次灵魂的净化。

第一章 欧洲的火药桶

1 巴尔干的新移民

上溯到公元 6 世纪。

巴尔干——这块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的、上帝有时垂青、有时抛弃的土地，吸引来了一批新移民。他们曾经生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辽阔土地上。由于匈奴人的西进，他们被迫于公元 6 世纪迁移到多瑙河下游的平原地区，到公元 7 世纪，才在巴尔干定居下来，史称南部斯拉夫人。

这批南部斯拉夫人，主要由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和保加利亚族人等组成。巴尔干这片陌生而神奇的土地把他们牢牢地吸在了那里：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挡住了北方的寒流；西部的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东部和南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又成了半岛另外两道天然屏障；半岛西边是亚得里亚海，南边是爱琴海、地中海，东边是黑海，海路四通八达，大海源源不断地给半岛的居民送来了财富；半岛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真是上帝赐福的一块宝地！

上帝也是吝啬的。

上帝给了这批移民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的同时，也送给了他

们无休止的战争。他们曾期望和睦相处,过过太平日子。但在他们到来之前,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拜占庭帝国,早已把半岛一分为二,先期成了半岛的统治者。于是,罗马人强迫到半岛西部定居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归顺其统治,并皈依天主教;拜占庭人则用他们的长剑、火枪顶住了到半岛东部定居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胸膛,使这些人成了他们的臣民和东正教徒。历史进入到公元 14 世纪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将士们,开进了塞尔维亚,迫使现波黑境内的波斯尼亚辖下的塞尔维亚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并在这块土地上统治达五个世纪之久。接下来,阿尔瓦人、法兰克人、匈牙利人、威尼斯人、奥地利和法国人,都先后统治过这片土地,而哈布斯堡君主国和奥匈帝国,则在这里统治了近两个世纪!

巴尔干——南部斯拉夫——欧洲的“火药桶”,因此而定位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座标系上。

2 永远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毛泽东老人家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又说,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证实了这一论断。

那是公元 1911—1912 年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长期奴役,使得早已变得松散的巴尔干居民的承受力超过了极限,他们重新走到了一起,抱成了一团。南部的小兄弟门的内罗人,首先向土耳其宣战,鼓舞了其他老大哥民族的斗志。随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先后参战,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大国出于各自的不同利益,对这个联盟的联合行动给予了支持,形成了强大的反土力量。土耳其人招架不住了,夹着尾巴狼狈地逃回了爱琴海东部的老家,丧失了除伊斯坦布尔和一小部分

色雷斯以外的全部欧洲占领地，结束了在这个半岛上的长期封建统治。

历史的原因决定了，巴尔干联盟只会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欧洲列强决不希望这个联盟得以巩固。

土耳其战败后，巴尔干国家因领土瓜分不均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为一方，保加利亚为另一方，于1913年6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保加利亚战败，拱手让地。巴尔干两大集团——战胜者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和战败者保加利亚、土耳其及其各自背后的的支持者俄国、法国、英国和德国、奥匈等欧洲列强，分别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个阵营，埋下了更大的战争隐患。

这是公元1914年6月28日。初夏的萨拉热窝并不显得炎热，但城里的居民们却都焦躁不安。在这个19世纪后半叶就被奥匈帝国兼并的波斯尼亚首都的街道上，耀武扬威的奥匈帝国的军人横冲直撞，纷纷集结。在城郊的一处花园中，有一幢豪华的别墅。别墅的主人弗兰兹·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的皇储，即皇位继承人。昨天，就在这座别墅里，他把帝国的将军们召集到了一起，再次下达了他和帝国的决定：

“明天是什么日子？”他神情狡黠地问。

“6月28日。”将军们回答。

大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提高了嗓门：“对！不过，538年前，也就是公元1386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是土耳其人占领这片土地的日子。”将军们接着回答。

大公的情绪更加高昂：“这是塞尔维亚人、也是巴尔干人难受的日子。我们的帝国势力要继续南下，就必须扫清塞尔维亚这个障碍。所以，我选择了这个日子在这里以塞尔维亚人为假想敌的军事

演习。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帝国要与他们宣战，取代奥斯曼的是我们奥匈帝国！明天，我要亲自检阅这次军事演习！”

掌声淹没了大公的讲话。

萨拉热窝的塞尔维亚人早已得知了这一信息。他们早已被这一举动带来的羞辱和挑衅激怒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军人团体已决定在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以泄民族之恨，打掉奥匈人的威风。

几名塞尔维亚族的波斯尼亚爱国青年接受了这一任务，其中有位叫作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的最为勇敢。他说：“为了我们的民族，我死而无憾！”

6月28日这天上午，斐迪南大公同他的妻子一起，坐着敞篷车，检阅了他布置的萨拉热窝军事演习后，正得意地在萨市的街道上兜风。当他们的车驶到萨市拉丁桥桥头时，车速慢了下来，隐蔽在路旁的普林西普冲上前去，用手枪连发两枪，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当场被击毙。普林西普随即被斐迪南的卫士制服，为了他的民族，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这就是著名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普林西普——这个塞族青年的名字，从此载入了世界的史册，巴尔干半岛上不屈的民族，也由此事件而投入了一场震动全球的残酷战争。

3 “克奸”帕韦里奇埋下祸根

这是个巴尔干人的败类，是德、意法西斯的帮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双手沾满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鲜血的刽子手，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罪人！尽管他早已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尽管他的罪行已被清算 50 年，但面对今天的前南危

机、面对充满腥风血雨的波黑战争，我们必须把这位“克奸”再拉出来，对他的罪行再进行一次清算！

他是克罗地亚人安特·帕韦里奇。想起他，中国人民自然联想到抗日战争时期令人仇恨的汉奸汪精卫。由于他是克罗地亚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叛徒，所以，我们姑且沿用中国人的说法，称其为“克奸”。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由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为国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使得巴尔干这批移民民族得到了统一。由于这个国家实行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政策，压制其他弱小民族，蔑视了其他民族的感情和上千年历史，常常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骄横，引起了其他民族，尤其是克罗地亚人的愤怒。于是，亚历山大国王于1934年在马赛访问期间被暗杀。

应该说，这一暗杀事件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暗杀者是克罗地亚青年安特·帕韦里奇和欧根—迪多·克瓦特尔尼及其同谋。

问题是暗杀后他们走向了极端。以帕韦里奇为首的“乌斯塔沙运动”^①，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在阴谋活动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并不是为了拯救南斯拉夫人，从成立那天起就倾向墨索里尼，后来又勾搭上了德国法西斯。帕韦里奇及其在萨格勒布建立起来的“克罗地亚独立国”，成了德、意法西斯的附庸和帮凶。

历史不会忘记：

——1944年4月27日，他们在古道弗里奇村，集体枪杀了184名无辜的塞尔维亚农民；硝烟还未散尽，又在考尔顿对大约500名塞尔维亚人进行了大屠杀；

——接着，他们又按第三帝国的榜样，建立了臭名昭著的亚逊

^① 乌斯塔沙，即起义者。——作者注。